

新式標點

王陽明全集

中華圖書館印行

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

續編一

德洪葺師文錄，始刻于姑蘇，再刻于越，再刻于天眞，行諸四方久矣。同志又以遺文見寄，俾續刻之。洪念昔葺師錄，同門已病太繁，茲錄若可緩者。既而伏讀三四，中多簡書墨跡，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，然而道理昭察，仁愛惻怛，有物各付物之意。此師無行不與，四時行而百物生，言雖近而旨實遠也。且師沒既久，表儀日隔，苟得一紙一墨，如親面覲，況當今師學大明，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，而未究其躬踐之實，或有離倫曠日用，樂懸虛妙，頓以爲得者，讀此能無省然激衷，此吾師中行之證也。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？同門唐子堯臣、僉憲吾浙，嘗謀刻未遂。今年九月，虬峯謝君來按吾浙，刻師全書，檢所未錄盡刻之，凡五卷，題曰文錄續編。師盾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集家乘凡三卷，今更名世德紀，并刻於全書末卷云。隆慶壬申一陽日，德洪百拜識。

大學問

吾師接初見之士，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，使知從入之路。師征思田將發，先授大學問，德洪錄之。

「大學者，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。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？」陽明子曰：「大人者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。其視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焉。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，小人矣。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，非意之也，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。豈惟大人，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。彼顧自小之耳。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。孺子猶同類者也，見鳥獸之哀鳴，鰥鰥必有不忍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。鳥獸猶有知覺者也，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。草木猶有生意者也，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，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。是其一體之仁也。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。是乃根於天命之性，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。是故謂之明德。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，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，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。及其動於欲，蔽於私，而利害相攻，忿怒相激，則將戕物圯類，無所不爲，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，而一體之仁亡矣。是故苟無私欲之蔽，則雖小人之心，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。一有私欲之蔽，則雖大人之心，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。故夫爲大人之學者，亦惟去其私欲之蔽，以自明其明德，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，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以在親民乎？」曰：「明明德者，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。親民者，達其

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，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，以及天下人之父，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。實與之爲一體，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。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，以及天下人之兄，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。實與之爲一體，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。君臣也，夫婦也，朋友也，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，莫不實有以親之，以達吾一體之仁，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，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。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，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，是之謂盡性。一曰：「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？」一曰：「至善者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。天命之性，粹然至善，其靈昭不昧者，此其至善之發見，是乃明德之本體，而卽所謂良知者也。至善之發見，是而是焉，非而非焉，輕重厚薄，隨感隨應，變動不居，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，是乃民彝物則之極，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。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，則是私意小智，而非至善之謂矣。自非慎獨之至，惟精惟一者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？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，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，是以昧其是非之則，支離決裂，人欲肆而天理亡，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。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，然惟不知止於至善，而驚其私心於過高，是以失之虛罔空寂，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，則二氏之流是矣。固有欲親

其民者矣。然惟不知止於至善，而溺其私心於卑瑣，是以失之權謀智術，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。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。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。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，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。尺度之於長短也，權衡之於輕重也。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，爽其則矣。長短而不止於尺度，乖其劑矣。輕重而不止於權衡，失其準矣。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，亡其本矣。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，是之謂大人之學。

曰：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？」曰：「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求之於其外，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，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，是以支離決裂，錯雜紛紜，而莫知有一定之向。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，而不假於外求，則志有定向，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。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，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。心不妄動而能靜，則其日用之間，從容閒暇而能安矣。能安則凡一念之發，一事之感，其爲至善乎，其非至善乎，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，而能慮矣。能慮則擇之無不精，處之無不當，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。」

曰：「物有本末，先儒以明德爲本，新民爲末，兩物而內外相對也。事有終始，先儒以知止爲始，能得爲終，一事而首尾相因也。如子之說，以新民爲親民，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？」曰：「終始之說大略是矣。卽以新民爲親民，而曰明德爲本，親民爲末，其說亦

未爲不可，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。夫本之幹謂之本，木之梢謂之末，惟其一物也。是以謂之本末，若曰兩物，則既爲兩物矣，又何可以言本末乎？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。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，而親民以明其明德，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？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，而認以爲兩事，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，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。『一曰，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以至於先修其身，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，亦既可得而知矣。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，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？」』曰，「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。蓋身心意知物者，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，雖亦各有其所，而其實只是一物，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，雖亦皆有其名，而其實只是一事。何謂身心之形體？運用之謂也。何謂心身之靈明？主宰之謂也。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？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，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。故欲修其身者，必在於先正其心也。然心之本體則性也，性無不善，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。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？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，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，故欲正其心者，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，凡其發一念而善也，好之真如好好色，發一念而惡也，惡之真如惡惡臭，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。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，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，亦將真妄錯雜，雖欲

誠之，不可得而誠矣。故欲誠其意者，必在於致知焉。致者至也，如云喪致乎哀之致，易言『知至至之，知至者，知也，至之者，致也。』致知云者，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良知者，孟子所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者也。是非之心，不待慮而知，不待學而能，是故謂之良知。是乃天命之性，吾心之本體，自然靈昭明覺者也。凡意念之發，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。其善歟，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；其不善歟，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。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。故雖小人之爲不善，既已無所不至，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，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。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，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。何則？意念之發，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，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，而復背而去之，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。意念之所發，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，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，而復蹈而爲之，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。若是則雖曰知之，猶不知也。意其可得而誠乎！今於良知所知之善，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，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。然欲致其良知，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？是必實有其事矣。故致知必在於格物。物者，事也。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，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，爲善之謂也。夫是之謂格。書言『格于上下』，『格于文祖』，『格其非心』。

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。良所知之善，雖誠欲好之矣，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。良所知之惡，雖誠欲惡之矣，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。今焉於其良所知之善者，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，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，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，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，無有虧缺障蔽，而得以極其至矣。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，而自謙矣。夫然後意之所發者，始無自欺，而可以謂之誠矣。故曰：『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。』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，而其體之惟一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。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，而其用之惟精，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。此格致誠正之說，所以闡堯舜之正傳，而爲孔氏之心印也。

德洪曰：大學問者，師門之教典也。學者初及門，必先以此意授，使人聞言之下，卽得此心之知，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，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。學者果能實地用功，一番聽受，一番親切。師常曰：『吾此意思，有能直下承當，只此修爲，直造聖域。參之經典，無不脗合，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。』門人有請錄成書者，曰：『此須諸君口口相傳，若筆之於書，使人作一文字看過，無益矣。』嘉靖丁亥八月，師起征思田，將發，門人復請師許之。錄既就，以書貽洪曰：『大學或問數條，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，願恐藉寇兵而竊盜糧，是以未欲輕出。』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，師故云然。師既沒，音容日遠，吾黨各以己見盡說。學者稍見本體，卽好爲徑超。

頓悟之說，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，謂一見本體，超聖可以跂足，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，皆相鄙以爲第二義，簡略事爲，言行無顧，甚者蕩滅禮教，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，噫！亦已過矣，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，莫之覺也。古人立言，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，而上達之機，待人自悟而有得，言語知解，非所及也。大聖之教，自孟氏而後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，賴良知之明，千載一日，復大明於今日。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，又何望於後世耶！是篇鄒子謙之寄附刻於大學古本，茲收錄續編之首，使學者開卷讀之，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，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，不必更爲別說，匪徒惑人，且以自誤，無益也。

教條示龍場諸生

諸生相從於此，甚盛，恐無能爲助也，以四事相規，聊以答諸生之意：一曰立志；二曰勤學；三曰改過；四曰責善。其慎聽毋忽！

立志

志不立，天下無可成之事，雖百工技藝，未有不本於志者。今學者曠廢隳惰，玩歲愒時，而百無所成，皆由於志之未立耳。故立志而聖則聖矣，立志而賢則賢矣。志不立，如無舵之舟，無銜之馬，漂蕩奔逸，終亦可所底乎？昔人有言，使爲善而父母怒之，兄弟怨之，宗族鄉黨賤惡之，如此而不爲善，可也；爲善則父母愛之，兄弟悅之，宗族鄉黨敬信之，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？使爲惡而父母愛之，兄弟悅之，宗族鄉黨敬信之，如此而爲惡，可也；爲惡則父母怒之，兄弟怨之，宗族鄉黨賤惡之，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？諸生念此，亦可以知

所立志矣。

勤學

已立志爲君子，自當從事於學。凡學之不勤，必其志之尚未篤也。從吾遊者，不以聰慧警捷爲高，而以勤確謙抑爲上。諸生試觀儕輩之中，苟有虛而爲盈，無而爲有，諱己之不能，忌人之有善，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，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，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？有弗鄙賤之者乎？彼固將以欺人，人果遂爲所欺，有弗竊笑之者乎？苟有謙默自持，無能自處，篤志力行，勤學好問，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，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，忠信樂易，表裏一致者，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，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？彼固以無能自處，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，有弗敬尚之者乎？諸生觀此，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。

改過

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，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，爲其能改也。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。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？亦有薄於孝友之道，陷於狡詐僞刻之習者乎？諸生殆不至於此。不幸或有之，皆其不知而誤蹈，素無師友之講習規勸也。諸生試內省，萬一有近於是者，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。然亦不當以此自歉，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。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，雖昔爲寇盜，今日不害爲君子矣。若曰吾昔已如

此，今雖改過而從善，將人不信我，且無贖於前過，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，則吾亦絕望爾矣。

責善

責善朋友之道，然須忠告而善道之，悉其忠愛，致其婉曲，使彼聞之而可從，繹之而可改，有所感而無所怒，乃爲善耳。若先暴白其過惡，痛毀極詆，使無所容，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，雖欲降以相從，而勢有所不能，是激之而使爲惡矣。故凡訐人之短，攻發人之陰私，以沽直者，皆不可以言責善。雖然，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，人以是而加諸我，凡攻我之失者，皆我師也，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？某於道未有所得，其學鹵莽耳，謬爲諸生相從於此，每終夜以思，惡且未免，況於過乎？人謂事師無犯無隱，而遂謂師無可諫，非也。諫師之道，直不至於犯，而婉不至於隱耳，使吾而是也，因得以明其是，吾而非也，因得以去其非，蓋教學相長也。諸生責善，當自吾始。

五經億說十三條

師居龍溪學，得附悟證諸五經，覺先儒訓釋未盡，乃隨所記憶，爲之疏解。閱十有九月，五經略備，命曰億說。既後自覺學益精，工夫益簡易，故不復出以示人。洪實乘閒以請，師笑曰：「付秦火久矣。」洪詰問，師曰：「只致良知，雖千經萬典，異端曲學，如執權衡，天下輕重莫逃焉，更不必支分句析，以知解接人也。」據龍溪王先生

稿中得此數條。洪竊錄而讀之，乃歎曰：「吾師之學，於一處融徹，終日言之，不離是矣。即此舉例全經，可知也。」

元年春王正月。○人君即位之一年，必書元年。元者，始也。無始則無以爲終。故書元年者，正始也。大哉乾元，天之始也。至哉坤元，地之始也。成位乎其中，則有人元焉。故天下之元在於王，一國之元在於君，君之元在於心。元也者，在天爲生物之仁，而在人則爲心。心生而有者也，曷爲爲君而始乎？曰：「心生而有者也。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，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，故元年者，人君爲國之始也。當是時也，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。則人君者，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。故元年者，人君正心之始也。」曰：「前此可無正乎？」曰：「正也有未盡焉。此又其一始也。改元年者，人君改過遷善，修身立德之始也。端本澄源，三綱五常之始也。立政治民，休戚安危之始也。嗚呼！其可以不慎乎？」

元年者，魯隱公之元年。春者，天之春。王，周王也。王次春，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。正月者，周王之正月。周人以建子爲天統，則夏正之十一月也。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，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，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。書王正月以大一統，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，春秋魯史，而書王正月，斯所以爲大一統也。隱公未嘗即位也，何以有元年乎？曰：「隱公即位矣，不即位何以有元年？夫子削之不書，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。」曰：「隱公即位矣，而不書，何也？」曰：「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，其以攝告，故不即位也。然而天

下知隱公讓國之善，而爭奪覬覦者，知所愧矣。」曰：「以攝告，則宜以攝書，而不書，何也？」曰：「隱公，兄也；桓公，弟也。庶均以長，隱公君也，奚攝焉？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，而亂常失序者，知所定也。」曰：「隱公君也，非攝也，則宜卽位矣，而不卽位焉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一諸侯之立國也，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，隱無所承命也。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，而無父無君者，知所懼矣。一不書卽位，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，嫡庶長幼之分明焉，父子君臣之倫正焉，善惡兼著，而是非不相掩，嗚呼！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！」

鄭伯克段于鄆。○書鄭伯，原殺段者，惟鄭伯也。段以弟篡兄，以臣伐君，王法之所必誅，國人之所共討也。而專罪鄭伯，善授之大邑，而不爲之所，縱使失道，以至於敗者，伯之心也。段之惡，旣已暴著於天下，春秋無所庸誅矣。書克，原伯之心，素視段爲寇敵，至是而始克之也。段居于京，而書于鄆，見鄭伯之旣伐諸京，而復伐諸鄆，必殺之而後已也。鄭伯之於叔段，始焉授之大邑，而聽其收鄆，若愛弟之過，而過於厚也；旣其畔也，王法所不赦，鄭伯雖欲已焉，若不容已矣。天下之人，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，而鄭伯討之宜也，是其迹之近似，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？故春秋特誅其意，而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鄆。」一辨似是之非，以正人心，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實理流行也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至誠發見也。皆所謂貞也。觀天地交感之理，聖人感人心之道，不過於

一貞，而萬物生，天下和平焉，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恆所以亨而無咎，而必利於貞者，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。久於其道而已。貞即常久之道也。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。天地之道無不貞也。利有攸往者，常之道非滯而不通，止而不動之謂也。是乃始而終，終而復始，循環無端，周流而巳者也。使其滯而不通，止而不動，是乃泥常之名，而不知常之實者也。豈能常久而不已乎？故利有攸往者，示人以常道之用也。以常道而行，何所往而不利？無所往而不利，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。天地之道，一常久而不已而已。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，夜而復晝，而照臨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。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，冬而復春，而生運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。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，化而復成，而妙用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。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，不外乎一貞，則天地萬物之情，其亦不外乎一貞也，亦可見矣。恆之爲卦，上震爲雷，下巽爲風，雷動風行，簸揚奮厲，翕張而交作，若天下之至變也。而所以爲風爲雷者，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，是乃天下之至恆也。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，則雖酬酢萬變，妙用無方，而其所立，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，是乃體常盡變，非天地之至恆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遯，陰漸長而陽退遯也。彖言得此卦者，能遯而退避則亨。當此之時，苟有所爲，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。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，以其時陰漸長，陽漸消，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，則身雖退而道亨，是道以遯而亨也。雖當陽消之時，然四陽尙盛，而九五居尊得位，雖當陰長之時，然二陰尙微，而六二處下應五，蓋君子猶在於位，而其朋尙盛，小人新進，勢猶不敵，尙知順應於君子，而未敢肆其惡。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，然勢尙可爲，則又未忍決然舍去，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，盡力匡扶，以行其道，則雖當遯之時，而亦有可亨之道也。雖有可亨之道，然終從陰長之時，小人之朋日漸以盛，苟一裁之以正，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，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。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，修敗補罅，積小防微，以陰扶正道，使不至於速亂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，強此之衰，艱彼之進，圖其暫安者，是乃小利貞之謂矣。夫當遯之時，道在於遯，則遯其身以亨其道，道猶可亨，則亨其遯以行於時，非時中之聖，與時消息者，不能與於此也。故曰『遯之時義大矣哉！』

明出地上，晉君子以自昭明德。日之體本無不明也，故謂之大明。有時而不明者，入於地則不明矣。心之德本無不明也，故謂之明德。有時而不明者，蔽於私也。去其私，無不明矣。日之出地，日自出也，天無與焉。君子之明明德，自明之也，人無所與焉。自昭也者，自

去其私欲之蔽而已。

初陰居下，當進之始，上與四應，有晉如之象。然四意方自求進，不暇與初爲援，故又有見摧之象。當此之時，苟能以正自守，則可以獲吉。蓋當進身之始，德業未著，忠誠未顯，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？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，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。懷憤用智之非，而悔咎之來必矣。故當寬裕雍容，安處於正，則德久而自孚，誠積而自感。又何咎之有乎？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，以能獨行其正也。雖不見信於上，然以寬裕自處，則可以無咎者，以其始進在下，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。使其已當職任，不信於上，而優裕廢弛，將不免於曠官之責，其能以無咎乎？

時邁十五句，武王初克商，巡守諸侯，朝會祭告之樂歌。言我不敢自逸，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。我勤民如此，天其以我爲子乎？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，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。何者？我之巡行諸侯，所以興廢舉墜，削有罪，黜不職者，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。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，敦薄立懦而興起。夫維新之政，至於懷柔百神，而河之深廣，嶽之崇高，莫不感格焉，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，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。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，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；我其戡斂夫干戈弓矢，以偃夫武功；我其旁求懿德之士，陳布於中國，以敷夫文德；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

序我有周之命矣。

執競十四句，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，其功烈之盛，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。成康繼之，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。夫繼武王之後，蓋難乎其爲德也，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，而其德愈益彰明，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，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。今我以三王之功德，作之於樂，以祈感格，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，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？我能反身修德，而威儀之反，則可享神之福，既醉既飽，而三王之所福我者，益將反覆而無窮矣。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。

思文八句，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。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，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。斯固后稷之德矣，然來牟之種，非天不生，則是來牟之貽我者，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，而使之徧養夫天下，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，而得以復其常道，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。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，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。

臣工十五句，戒農官之詩。言嗟爾司農之臣工，當各敬爾在公之事。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，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。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：「嗟爾保介，當茲暮春之月，牟麥在田，而百穀未播，蓋農工之暇也，汝亦何所爲乎？」因問「汝所治之